

Essence and Orig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henomenology for Peirce
Issues of Pragmaticism

汪胤 著

本质与起源

对皮尔士《实用化主义问题》的现象学诠释



YZLI0890119716

C. S. Peirc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年上海教委创新重点项目资助 (09ZS29)

Essence and Orig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henomenology for Peirce
Issues of Pragmaticism

本质与起源

对皮尔士《实用化主义问题》的现象学诠释



汪胤 著



YZLI0890119716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质与起源：对皮尔士《实用化主义问题》的现象学
诠释/汪胤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 - 7 - 308 - 09175 - 6

I. ①本… II. ①汪… III. ①皮尔士, C. S. (1839 ~
1914)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712. 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0199 号

本质与起源：对皮尔士《实用化主义问题》的现象学诠释
汪胤 著

责任编辑 赵 琼

文字编辑 刘 逸

装帧设计 丁 丁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60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9175 - 6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自序

关于皮尔士其人其说，借助朗佩特在论述施特劳斯与尼采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段话是再恰当不过的。他写道：

“‘有些人死后才出世’，这是尼采说的话。他想到了自己，很清楚自己冒的风险：若把自己的再生交与读者决定，再生出来的尼采可能不是他自己，而是别的什么人——可能是伊丽莎白心中的尼采、海德格尔心中的尼采、市井传言中的尼采，或者干脆就是嘴里说着‘超人’、‘畜群’、‘复仇’和‘不要忘记鞭子！’的尼采。要是这样的话，尼采就该再死一次。

“尼采尽力做准备，日后好再生为他自己。在自己著作的末尾他说：‘大家注意！我的观点就是诸如此类的。总之，不要把我当成其他的人’。（EH，前言1）尼采再三呼吁‘大家注意！’，他明白，为少数特别的读者写的那些危险的书，人人都可以阅读，不免有人误用。”^①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事情也发生在皮尔士身上。皮尔士清

^① 朗佩特，《施特劳斯与尼采》，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导言，第I页。

楚地看到，他原以为自己可以为少数人写作（比如詹姆斯等人），但是后来他发现，他是作为詹姆斯的皮尔士、“庸俗主义”的皮尔士、“机会主义”的皮尔士、“实用主义”的皮尔士，甚至街头巷尾所称的“有用就是一切”的皮尔士，如此才让世人所知。人人都在述说实用主义，人人都在盗用皮尔士的实用主义观念，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误用皮尔士的这个实用主义称谓。

于是，在尼采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同样可以在皮尔士身上看到。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尼采几乎被他所处的时代抛弃。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尼采为此更加坚决地抛弃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不为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写作，更不为同处时代的人写作，而是为未来时代和未来的人写作。就此，哲学家超越了当下的时代，同样也超越了现世的人，如此保持其最高层的孤独、最高尚的尊严、最独特的个性。

伴随着哲学家精神气质的改变，哲学的属性也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变化。哲学再也不自诩为能为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人提供普世的价值和确定的知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的任务并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哲学从过去对确定知识的寻求和向往，转移到对生命智慧的赞扬和生活创造的歌颂。哲学家不能沉迷于现实之中人云亦云，而应当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去创造和改变这个世界。

人世间芸芸众生，人各有不同。不过在人类历史上，那些足以改变时代和创造历史的思想家们往往表现出今人惊奇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处于人类文化转型的那些时期。令人欣慰的

是，我们又重新发现了尼采。正如尼采自己所说：“有些人死后才出世。”在人类历史上，有些人死后就随历史而消逝，但是，有些人死后，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不断重生再世，乃至永恒。尼采在世时就曾坚信他自己属于这类人，虽然他同时代的人认为他是一个疯子，但后人逐步驱散了笼罩在尼采身上的种种迷雾，最终使其得以重生。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仍然遗忘了一位与尼采同时代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几乎担当起了作为另一位思想大师，并与尼采肩负同样的哲学使命，这就是皮尔士。皮尔士和尼采不仅学术生涯相似，同时人生命运也颇为相似。两人善始，但都不能善终。在皮尔士身上，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一切。当看到了借实用主义之名而名声大噪的詹姆斯，自己却被世人所不解时，皮尔士坚信，他要做作为皮尔士的皮尔士，而不是作为所有其他形式的皮尔士。“实用化主义”这一词就是表明，皮尔士再也不为他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写作，而是为未来的时代和未来的人写作，或者只为自己写作。

皮尔士死了，但他注定会重生，就像尼采、耶稣等一样，他们都会死而复生，因为，他们都触及了人类思想观念的最深处，触及了人类心灵最神秘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永恒的。他们穿透了时代的迷雾，照亮了后人的心灵。因此，与伟人对话，和大师神交，你的灵魂会得到净化，思想会得到提升，心灵将受到极大的震撼，自身体验也将获得极大的共鸣。也许，这就是皮尔士能得以重生的地方，他在任何能和他真正交流人的心中而得以重生，他在任何能和他真正交流的

时代而得以重生。他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跨越了人和时代，这就是他死而复生的地方。

不过，正如皮尔士本人在历经了千辛万苦之后，才达到了其思想的巅峰。就我们而言，思想上的任何收获必须也经历某种思维上的煎熬和探索中的折磨，如此才有所得，甚至也可能毫无收获。皮尔士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其观点和思想并不被世人所接受，甚至彻底被当时美国的主流学术圈所抛弃。就此，皮尔士的思想及其语言越来越摆脱了当时流俗的方式，而显示出个性化之处。正因为如此，与皮尔士的对话愈发艰辛，与他的交流愈发艰难。为此，在对皮尔士哲学的解读过程中，我犹如进入了一个迷宫，时而明朗，时而困惑。但无论怎么样，在我的前方都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闪光，它不断引导我去探究更为神秘的东西。也许，这个最神秘的地方永远不可能达到，甚或我现在暂时收获的东西都并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但我可以欣慰地说，我已经在路上了，这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可以满怀信心地一直走下去，直到永远。

皮尔士哲学，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也许并不是作为一种有关普遍知识和一般原则的哲学，而更多也许是一种有关人的生命和自然宇宙如何体验的哲学，甚至，这种体验如尼采一样，带有极其强烈的个体化色彩和极其鲜明的个性化精神气质。针对这种情况，以皮尔士哲学的解析方式而言，我认为，与大师对话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以其原著作为对话和解析的基础，而不是引用过渡的二手文献。这样做也许可以避免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从而不分散思维的集中力，保持思维的

贯通性和通达性，如此真正触及皮尔士思想的核心。事实上，这种方法在以往有原创性的且有相当分量的哲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比如在达米特对弗雷格哲学的解析^①，以及施特劳斯对尼采哲学的解析等哲学研究中都可以发现。我们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还可以发现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哲学家对同一个思想大师进行解读，由此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并同时又造就了该哲学家的思想成就，乃至他们最终都分别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大师：雅斯贝尔斯解读尼采^②；海德格尔解读尼采^③；施特劳斯解读尼采；德勒兹解读尼采^④。

因此，若要做真正有价值并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工作，这种研究方法是绝对必要的。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要用大师们的思想来不断滋养自己。当然，这里所说的大师首先包括皮尔士，同时我认为，一个毫无可比性的思想是不可能真正的价值，或者说，只有对应于其他伟大的思想，一种思想的真正价值才能被充分挖掘出来，从而才有所体现。于是，在研究过程中，与其说是我和皮尔士在不断对话，不如说是我拿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思想家们的观念与皮尔士进行对话。皮尔士不仅与过去的思想家们对话（柏拉图、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还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对话（尼采），甚至与相对于他作为未来

① 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② 雅斯贝尔斯，《尼采其人其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③ 海德格尔，《尼采》，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④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的思想家对话（胡塞尔、海德格尔）。正是这种超越时代、超越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跨界”式对话，我们才能真正发现皮尔士思想的精髓之所在。同时，也正因为皮尔士的思想穿越了过去、现在、将来，他的思想才有资格享有“有些人死后才出世”的超越性的地位。

汪 胤

2011年8月15日

目 录

.....

第一章	从作为“治疗术”的哲学到 作为“建筑术”的哲学	1
第二章	从对理性和知识的批判，到作为历史性和 时间性的现象学重建	10
第一节	良心：从作为理智到作为无知	12
第二节	信仰和理性之下的暗潮涌动： 从先验确定的知识论，到高贵 精致艺术化的“语文学”	44
第三节	作为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皮尔士： 一种正在建构中的认同	124
第三章	皮尔士和海德格尔：实用化主义作为精神和 自然的时间性使然	161
参考文献		231
后记		234

第一章 从作为“治疗术”的哲学 到作为“建筑术”的哲学

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经由培根和笛卡儿，直到康德和黑格尔，西方哲学思想在两个方面始终保持一致。他们认为，面对现实的事实世界，只有立足于两个方面，才能真正维持思想的确定性和有效性，这就是作为“善”的道德理念和作为“逻各斯”的纯粹方法。面对混乱无序，以及有诸多不足及缺陷的事实对象，他们把这些贬低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并且认为，如果人类的观念活动依赖于这些现实事实，那么人类的思想肯定有重大的缺陷和疾患。因此，基于有关“善”的理念知识的优越性，以及有关“逻各斯”方法上的确定性，哲学必将成为治疗人类观念活动的一剂良方。针对有先天精神疾患的人类思想观念，哲学必将成为有关所谓“智慧”的灵丹妙药。

当用否定的眼光，来看待人所面临的周围世界时，这个虚幻含糊的世界必将给人类带来精神上的“负罪感”和罪恶感，并由此认为人类必将受到某种难以抗拒的惩罚。人类的无知、

自私、情感、欲望必将为其自身带来灾难，同时，人类这种与生俱来的精神上的“负罪感”和罪恶感必将使得人类厌恶自己，贬低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因此，在否定人类行为活动这种事实的同时，也将必然导致否定其自身所具有的一切人文价值。

所以，哲学如是成为知识上和方法上最佳的“治疗术”，同时也成为人类精神上最佳的避难所，这就是将近两千年来西方哲学的定位及其所具有的品质。

当哲学脱离人类的现实生命活动，也就是作为知识优先性的哲学和作为事实现实性的生命对立起来时，人类的思想观念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就是所谓的苏格拉底之前以及之后，即“古”和“今”之间的巨大变化。换言之，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把人类的生命活动现状作为唯一的出发点和归宿地，在此之上的任何知识的僭越都是荒谬的，哲学无非就是生活的艺术化解释，亦是现实生活的政治谋略和智慧韬略。试图用一种一劳永逸的知识来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甚至指导一切，这绝对是一场枉然，因为，现实世界和生命活动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人类试图用一种所谓完美的知识来永恒地解释自然，这既过高估计了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同时也过低估计了自然所具有的多样化程度。然而，自从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主义，基督教义以及笛卡儿主义始终希望用所谓至高无上的“善”，绝对的教义以及方法，来统摄一切，试图用一种绝对的哲学知识或者绝对的宗教知识，达到对自然一劳永逸的掌控。

所以，知识对生命的僭越必然引发哲学的知识化品质，哲学再也不是对生命现实世界恰如其分的态度或者深思熟虑的权衡，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规范和范畴。由此，哲学成为生活的仲裁者或裁判者，甚至最终成为生活终极目标的真理见证者；同时，它作为全知全能的“知道者”，必然也占据道德及认知的强势地位。因此，哲学作为生活的仲裁者而非参与者，真理代言人而非真理实现者，且妄称已经掌握了所有正确的理念，而它所有的现实对立面都是不完美甚至是错误的，如此形成自上而下的修正和治疗，便就是作为柏拉图主义和笛卡儿主义的“治疗术”之哲学品质。

这种哲学的品质关键在于相关观念的理念以及相应推理的意义是作为某种已经确定的物，或者经过某种历史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运动，历史最终可以达到其终极目的，也就是说，作为本质，无论它是先验确定的某种方式，还是历史运动中自我实现的某种方式，它始终可以找到代言人以及显现物。哲学知识及其本质形式彻底绕开了事实形式，成为了一种现存确定物，一种独立绝对的普遍存在物，而事实对象仅仅是为了证明这种形式的再一次无误并取得其意义，哲学则成为对现实事物始终有效的“证明术”。因此，认识的所有价值并不在于它正在探究真理，而在于对事实进行有目的、有范畴、有规范、有框架等等限制性的裁剪，从而来适应并证明这种现存绝对形式的有效性。

如此，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彻底被颠倒了，它们的全部形式，并不在于它们之间前后相序的现实和因果关系，而在于进

行限制性的约束和剪裁以适合现存确定的本质形式，我们必须厘定事实，来探寻适合我们的现有真理本质，从而再一次证明我们所能把握的普遍知识的绝对性。事实本身无足轻重，只要它能永恒证明普遍本质的确定性就行，换言之，人类的认识观念活动是自始至终有确定的意义和形式的，不可能用确定的形式来适应现象事实，只能以事实来适应确定的形式。

因此，在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或者任何形式的柏拉图式哲学中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人类观念活动尚未正式展开之前，已存在了某种真理以及意义的形式，又或无论人类的活动有怎样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只有遵从某种确定的方法活动形式，人类的认识活动才可能具有意义。就此而言，苏格拉底之后哲学的知识化运动似乎确立了哲学不可更改的一个属性。事物的真理形式，或者一个对象的本质形式，又或规律的绝对普遍形式，无论它具体表现为怎样的形式，都必须有一个外在强制性的本体形式，有关本质的本体便先于认识活动所赋予的结果意义；同样作为认识活动的推理形式，它既脱离了认识主体具体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又脱离了事实本身前后相关的行为链和因果链，而成为一种强制认识的主体活动方式，以及强制整合事物材料组合方式的确定力量，推理的形式则先于思想活动的具体情景。

总之，事实和价值相脱离，思想和思想过程相脱离，行为和工具相脱离，理智和情感相脱离，过程和规范相脱离，等等。也就是，先入为主的否定可变的、流动的、生成的、不确定的事实、行为、情感、过程，等等，始终希望达到确定的、

可靠的、静态的、规范的规律和原则。换言之，柏拉图式的哲学始终认为，人类认识置身于一种流变的、不确定的处境是危险的，或者荒谬的，而人类认识的最终目标一定是要达到确定可靠的知识领域，人类面对万事万物不确定的“无知”状态甚至是非常可耻的，而只有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才似乎是人类真正的价值。

但问题是，人面对自然、宇宙、世界，甚至面对其自身，能真正成为全知全能的“知道者”吗？面对这一切，人真实的身份和定位到底是一个“无知者”，还是一个“全知者”？同样，如果说哲学的定位是基于人的处境方式定位的话，那么哲学到底是以获得一种“全知”的知识化诉求为定位，还是以一种真实展示人类处于“无知”状态的生存境域为定位？这就是哲学要进行改革的关键问题。

所谓人的生存状态的“无知”形式，并不是指人的某种愚蠢状态，而是某种先天所具有的不完整或者不完美状态，人身处任一环境，任一种族，任一血统，源于任何一种教育，甚至看似已经掌握了完整的知识以及卓越的能力，然而，无论他是谁，身处何种时代，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之为人的根本生存状态就是一种有限性，一种不完美性，也就是一种可错性。在人类历史上，不可能一个先哲，或有一个预言家，来昭示自然宇宙的一切，这在过去的哲学宗教中没有，在将来人类知识进步中也同样不会有。人类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真理的终极见证者，也同样不可能指望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最终出现或产生一个“全知全能”的贤哲。人面对无限可能性的自

然宇宙，永远是一个有限的不完美对象，他的任何行为永远是可错的、有缺陷的，这点永远不可能被改变，无论其自身已经具有了怎样的知识和能力。

因此，以往哲学，也就是那种柏拉图式的哲学自始至终试图用一种永恒终极的“善”的理念，以及一劳永逸的逻辑理念，来战胜人类生存状态和认知状态的那种“可错”方式，以此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安慰。但是，非常明显：人类生存状态和认知状态的这种“可错”方式，与哲学确定的知识化愿望，是永远不可能最终协调的。所以，无视人类生存状态的“可错”性与哲学宗教知识的确定性之间的矛盾，也是尼采和皮尔士之前哲学的核心问题。

就此而言，新哲学的起点就是放弃以上这对矛盾，尤其是放弃我们对哲学所抱持的那种终极希望，真正正视和承认人类的这种生存状态，并以此作为我们看待自然宇宙的唯一出发点和方式。也就是，绝不以事先完美明确的概念和范畴，以及现行确定的认识过程作为认识的出发点，而是，永远处于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就对象的意义而言，它始终是某种不确定的形式，也是一种陌生化的方式，这就是皮尔士所称的对象永远只能作为一种符号的形式，永恒的陌生化方式。这种状态，就认知行为而言，也是作为经由互动交往从而具有偶成式的“习惯”方式。

彻底还原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彻底摒弃强加在人类真实生存状态上的一切知识化愿望，这种超越性的知识化僭越是对真实世界的扭曲，它把具有无限多样性和可

能性的自然世界约束在某种确定的知识框架中，同时把一种永恒处于生成、变化、流动、成长、进化等动态的世界简约化为一个确定的、可靠的静态世界，甚至把人类在某个阶段所取得的某种知识视为自然宇宙的最终本质形式，也就是把人类认识自然的某种暂时性工具视为自然宇宙本质本身，如此试图达到对自然宇宙的全面性认识。事实上，这种认识观念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前苏格拉底哲学进行改造之后而全面兴起，并经由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而全面强化，最终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代科学起源而获得全面胜利。

这种认识 and 知识上的全面胜利最终导致对自然的全面控制和征服，从而演变为一场对自然的全面践踏。自然宇宙并不具有其真正的本质和规律，它完全成为人肆意掠夺和随意篡改的一种工具，人认识自然并不是去真正遵循自然的规律，而是作为大肆利用和征服自然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人再也不尊重大自然之宏伟，再也不敬畏我们身处的宇宙之神秘，而是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并把自然践踏在脚下。

因此，剥离任何形式的知识外壳，还原人类“无知”的“可错”状态，就是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调整过来。从过去在知识强势状态之下人对自然的征服，转变为人由于自身的不完美状态而对自然抱有一种敬畏和尊重。人在自然面前再也不是肆意妄为的放纵，而是谨小慎微的行为自律，以及深思熟虑的自我控制。同样，不再是对自然的知识化重构，而是对其进行艺术化解释以及领悟。面对自然的本质以及真理的意义，我们再也不可能用暂时的知识和临时的方法，来全面控制和彻底掌